



名山勝槩記

ル 5
1160
38

山東一丁



遊泰山記

吳郡王世貞

余自戊午巳未間有事於泰山者三而其稍可紀者
 第二遊也其初遊為正月晦自清源謁臺返與海道
 宋丈大武偕夜浴於使院三鼓起啓堂之北扉而望
 若曳匹練者自山址上至絕頂又似聚螢數百斛囊
 中光熠燿不定問之乃以茲時士女禮元君燈魚貫
 而上者也其頌祝亦隱隱可聽云以黎明入山即陰
 晦浮雲出沒皆際十步外不辨物第覺與人之後趾



高而余前僂而已卽絕頂亦無所覩見且寒甚宋丈
迫欲返還憇鄴都宮趣觴舉者數而後膚不粟也甚
悔之至六月朔偕御史段君按部太安段君約以三
日登而諸道從者衆度不任輿馬余乃與叅議徐君
文通請以二日先段君許之至夕而大雨其次日雨
止出太安可二里所卽入山時禾麥甫熟黃綠間錯
如繡拂拂作餅餌香樹杪濃陰暈之意甚適而至無
掌故可詢者自是皆詰曲逶迤而上峰勢巖嶽若相
噬而傍多溪澗泉流礨礨間作悲鳴與笳吹相應久

之至廻馬嶺乃却肩輿改從腰筍又四里抵御障巖
一曰御仗宋永定陵東封止仗衛處其前爲巨澗澗
底白石砥平如玉色而巖陡上廟其巔頗寬嘉樹蔭
之好鳥喈喈可愛又行可三里抵黃峴黃峴者不知
其所繇名有松五卽所謂五大夫者也以厄於石不
能茂而稍具虬虺狀當是二三百餘年物亡何爲百
丈崖崖凹深如屋傍有石洞槎口而下黑其窅叵測
已度石壁峪爲十八盤應劭所謂兩從者扶掖前人
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者

非此地也。耶而今道益飾治，且有昇者，所謂五六步一休蹠蹠，遽頓地不避燥濕，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通，且幸免矣。自是爲十八盤者，三而穿中竇，曰天門。旣上，罡風蓬蓬然吹帽，欲墮，道士衣羽，奉樂而迎，出沒雲氣中，亦一奇觀也。行可里許爲元君祠，元君者不知其所由始，或曰卽華山玉女也。天下之祝釐祈福者，趣焉祠宇，頗瑰偉，而歲所入香緡以萬計，用供縣官，匪頒其右爲御史所棲，後一石三尺許刻李斯篆二行，一石池縱廣及深俱二尺許，亦曰玉女洗。

頭盆也。自是左折而上，里許曰嶽帝祠，陋不能勝香火。其後峭壁造天，左爲開元帝紀，泰山銘，唐隸徑可二寸而羸勢若飛動，惜其下三尺許爲榻碑者，冬月搆火蝕之，遂不全。右爲蘇頌東封頌，字形頗秀媚，尚可辨而損於閩人林焯忠孝廉節四大字。又有顏魯公題名，損於方元煥詩，固不若苔土埋翳之，尚可洗而有也。自是益北上，數百武爲絕頂，曰玉皇祠，祠之前有石柱，方而色黃，理亦細可丈許，所謂秦皇無字碑也。其石非山所有，或曰中有碑石，冒之，按李太宰

泰山記
裕記云石埋植土中似方非方四面廣狹不等細觀之總十二行行各十二字多不可識今殊不然然李公以爲在開元銘東十數步則非此石明矣恨曩時不於其地一訪搨使先跡泯泯也復折而東稍一百步復上百步石室冠之高如玉皇祠中有鰲色石蓋方丈瑩潤可鑑云漢武帝所藏金泥玉檢地也傳云白雲起封中者是已其前地稍闢卽所稱日觀秦觀越觀諸峰者蓋五鼓而起觀日出則爲日觀西望而見秦則爲秦觀南望而見越則爲越觀耳其後人所

指其峰其峰皆妄也時霧氣重不可久憇又亡所覩見如春時怏怏而下適徐君至呼酒談詩甚樂三鼓而寢約以五鼓起觀日出然其寢皆以其甚醒則高春矣意恍恍不自得強與徐君扶杖而尋昨所遊時天初霽日益弄色其東南盡目力微白而晃漾者以爲海耶直北而西隱隱一抹蒼碧若長城之堞者則意以爲大行恒崧之類耳至稍遠而淄澠濟泗千流疊帶近而諸山皆若培塿獨徂徠稍尊居然一衡凡瞪眺久之因與徐君語傳所稱吳門白馬固未敢信

卽小天下。豈欺我哉。俄而諸山各出白雲一縷若冢中起。稍上大如席。凡數百道。則狂馳而遇。輒合其起。無盡其狂馳而遇。亦如之。頃刻遂徧成白玉地。而仰視則空青瑩然。上下異色。呼酒與徐君酌。自以爲生平之創見。所謂野馬網緼信也。俄而報段君至。從行者叅政張丈希舉副使李君嵩僉事王君遴張君師价。因置酒於其署。移席玉皇祠南栢樹下。記云漢武所種千株大者十五六圍。今不能十之一。而小疑卽其孫枝也。酒小間散步至舍身崖。其缺處可三尺而

下。臨杳藹數千仞。張丈足縮不敢前。而王君席間慷慨談兵事。乃亦縮弗前。張丈顧而曰。君扼腕而談兵。毋敢抗者。乃亦復前。耶。余笑曰。此自兵法。諸君弗察耳。夫無進生而有退生。此王君所以弗前也。王君亦大笑。乃別段君約。以次日緣尋山諸勝。乃下五鼓。復大雨。雨連日夕不休。余始與徐君同舍。而張丈王君舍圯漏。乃移就余。而舍中水亦將二尺。因布長几。置枕簟其上。小吏裸而行。酒炙所劇。談六合內外。張丈又時時以雅謔雜之。凡四日。雨始小息。夜卧倦甚。王

君苦吟若寒蟬。又時時提余耳告以所得句。余不勝
粥強起顧視天碧淨如浣。而大星百餘巨於杯。歷歷
簷角殆可仰而摘也。質明復大雨。州供業已盡。乃行
辭。段君與諸君偕發時。寒甚。衣絹素至五重。不解亦
有乞道士木綿裘者。下天門雨止。日出每十八盤。竟
輒去一衣。至御障巖衣去。且盡時。巖傍飛瀑爭下。凡
二十餘丈。濤翻雪漬。若闔龍吐。蟄玉鱗。四飛珠沫。羣
唾余興發不可遏。跣立磐石流泉中。呼酒數大白。輒
酌長歌振林樾。諸君皆壯之。有和者。有就取飲者。移

時而報段君至。相與之。酆都宮爲小宴。別其明年之
四月朔以行。部道出萊蕪。會家大人有邊事事甫定。
乃乞靈於太嶽。以間登焉。將五鼓杖策日觀峰。頃之
東方色微辨。而顧余及從者衣洞赤已覩石室。及諸
碑碣盡赤。乃見一線赤從東黯靄中起。顧山之背則
猶昏然。雞蓋三喔也。又頃之日輪徐上雲。君寬師金
支翠旂彷彿扈。從於是諸峰城郭盡現。而山之觀與
世同矣。余三登而始畢。其勝然日境耳。其峰之爲回
鴈爲雞籠爲蓮花爲明月爲丈人爲獨秀爲東西神

霄崖之爲百丈爲馬棚爲鶉鴿峪之爲石經爲桃花
爲馬蹄石之爲牛心爲龍口爲試劍爲龍紋虎阜峒
之爲呂公爲白雲爲遙觀泉之爲白鶴爲水簾爲白
龍諸用怪偉稱者固未及一二探也夫以封禪告成
之主凡七十二而結繩者半之天地之人文鬱而後
世之博識者不能舉其畧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此哉
去余茲役十有七年矣而所經睹若夙夕會至自太
和有所撰述因併記之其後二遊各有詩詩爲七言
律凡十首

此記馴雅稱題

夫序撰泰安時州牧他出無從索岱史乃討勝于鈴
下鈴下曰岱稱宗以峻雄耳循之人也博大者無計
巧公欲泐兩背而細碎則乎念七則念遠

北嶺鳴磬

泰山記

吳郡馮時可

庚子抵泰安時州牧他出無從索岱史乃討勝于鈴下鈴下曰岱稱宗以峻雄耳猶之人也博大者無奇巧公欲決兩背而細齊州乎愈上則愈遠無所不駭目必欲尋幽庶幾陰則黃華洞陽則石經峪耳余醮其言擬以明晨登山乃先謁遙叅宮宮祀元君進香者皆於此輸稅折而之嶽廟廟制宏敞四周為城其門有八南闢者五廟前古松數十株蟠結偃蓋蔭庇

踰畝銀杏大者圍三仞火空其中獨一面不枯其上
枝葉蔽芾如新植松下九石離列玲瓏奇巧視其題
刻皆宋元人浮海而獻者廟右爲延禧殿唐槐一株
大如銀杏亦中空而半枯左爲炳靈殿漢栢三四株
皆連理中一株最巨輪囷臃腫狀尤詭異非千年不
能有此歷代碑石林立如設市不能一一目也辛丑
晨興出登封門至更衣亭易腰筍而上是日朗霽無
塵游意甚愜至一天門而狙狽已不能賓若遜若降
其他山皆奴趨而隸伏矣汶水隱烟中如一線久之

漸露如匹練然歷高老橋而上爲水簾洞石頑泉涸
不能奇又折而前爲馬棚崖亦平平無奇歷磴久之
有地名快活三再上再下可三里許差不磊嶮御者
快之故名又前從迴馬嶺抵石關亦茲山一隘從關
折而西爲二天門卽御帳崖宋真宗駐蹕地今建憇
客亭頗具勝致下有朝陽洞樓而入卑卑如小室傍
立石碑曰秦松蓋嘉靖初有五松人遂以爲秦所封
五大夫松也不知五大夫者秦第九爵在一伍中爲
長雍記稱伍言等於大夫未真也飯畢更上見三天

泰山詩
門縹緲雲霧間。兩峽束之峽東西。松數百株斜出蒼
翠相掩。博物志云。松本石氣。石裂而受沙。卽產松。松
三千年更化爲石。泰山多松。亦以多石耳。此地爲十
八盤。羊腸詰曲。昇夫喘汗。迨登天門。則平壤矣。市而
廬者百餘家。盡廬則元君宮焉。已從孔子崖而下山。
陰約數里。至亂石溝。又里餘。至獨足盤。巉巖峻嶒。路
更險而石益奇。勝如人如芝如崔如鳳者。亦時見。展
轉至最深處。爲黃華洞。玉女修真處。洞高可拂冠。廣
容一几。石隙滴水。爲夾漈泉。清冽可飲。洞傍建蔚然。

閣四圍欄楯。皆石爲之。砌甚精工。其基亦數仞。閣中
祀玉女。從閣一望。三面皆萬仞削壁。重重相抱。閣所
倚。爲華蓋石。色如積鐵。矗立于右。而絕頂日觀諸峰
森峙於左。夕陽掩映。紫翠相闔。當山缺處。又有樹色
掩映。泰山幽勝。無過於此。自洞左折。有大小牛心石
至。雙鳳嶺。兩山回翔。若鳳嶺。東爲介丘。可望周明堂
趾。北下爲石峪寺。亦曰谷山寺。路不險仄。而境亦幽
絕。與黃華等。自此出峪。則走華不注道矣。惜日迫濛
汜。不能深討。反而過絕頂。一望下方水。映日而疑星。

雲漫石而疑天。恍惚奇變不可名狀。抵暮還使院宿。期以五更觀日。至期道士報霧霧彌天不能遠矚。鈴下耳語余。天空星綴熒熒然。胡霧霧哉。歷言耳。第寒甚。膚粟不敢往。使記室往視。反命曰。已覩日出。大如赤盤。無異使君沂湖中見昇月狀。卽不觀無恨也。然余心終以爲歉。下而趨石經峪。州已設具于茲。爲一小憩。峪爲石場。與虎丘千人座相埒。而石更膚瑩。往遊時曾見書佛經于上。字可了了。而茲爲水蝕不能辨。其傍石流泉。灑灑鳴有。就崖題曰水簾者。差勝輦

道上所稱水簾洞。而石亭後有兩石壁。削平可愛。萬侍郎書記于上。顧不如無書之愈佳也。將至天門。守江湛然來迎。因飲余岳廟。傍取岱史急讀之。知我江東王大令。三至而不得石經峪。次公嗣至。而恨失黃華洞。余遊雖鹵莽。能窮二王所未探。亦差快矣。

登泰山記

吳郡王衡

蓋余僻在丘壑、而生東吳菰蘆中、苦無所得山。山之
大者莫如嶽、海內稱嶽者凡五、而其四皆隅布、近者
亦不下數千里、非書生所暇遊、乃泰山差不遠于河
濟、庶幾以便省父母、得一瞻眺乎、而非所敢必也。丙
戌九月之八日、且北上、舟次濟寧、余大母將有事于
泰山、余奉以行、而後喜可知也。周生如春亦從行、行
之日宿建寧、竟夜風彭彭、吹雨擊席、門明旦而雨脚

閣如故尋髮鬢及之意謂未已也日入午而雲欲流
俄且漏景矣諸山嵐翠各獻狀而黃沙藉是不及馬
鞍信古人所謂沾濕好者耶喜過望憑輿人指點泰
山者數而皆不似正東天半壁若更有青于天者疑
其然也以語同遊同遊皆笑之已而雲淨出峽角則
果泰山也始大駭以為奇余買一驢跨之左右視惟
恐失山而山亦漸挾暝色娟娟濃秀若媚予者又一
宿而後抵州易腰筍行十里而抵山足之紅門自紅
門至小天門以左皆澗道道深廣大小石磊磊奔而

承泉有若頰者若與爭道者若跳者若捧盤匝者種
種異態而五色樹雜綴之樹則桃杏楓梨松栗之屬
草則薜蘿赤箭天麻黃精之屬不選而美泰山蓋骨
山布肉而施繪者獨賴此耳又數里為高老橋平橋
際崖澗間頗勝又過短橋者一而得水簾洞左崖聳
立數十仞而兩大石腹相接如垂簾以下水會水正
涸滴涓涓然因作春水時想百尺危蹬千迴長溪豈
不能容素蜺縱橫耶自洞而轉數里為馬棚崖言崖
深筵可覆馬脊也又數里而為回馬嶺則從行者且

去馬而徒矣。尋至黃峴嶺，嶺凡數四轉，益峻而外望廓然。傲來，向比泰山肩。及此，遂俯首爲之興，彌高之嘆。自是而下，下上上者凡三。以里計者，亦三。曰快活三。由回馬至黃峴輿者，前距高而余僂就之。余頂踵與輿人頂踵相擊，踰甚。至此稍寬坦，而樹與壑更奇。吾始得納手于袖，掉頭吟嘯而有之。蓋真一快事耳。稍前而憇於玉皇閣，是爲山半。余修茶而獻老親。老親亦色喜，携予上下視者久之。決背而得南天門，隱隱如紅星沫耳。尋破蒼翠而出，至御帳崖。蓋宋永

定陵所駐驛處，傍有松云。卽秦所封五大夫。五大夫非五松，識者故雅言之。且松亦非數千年物也。過御帳，則盡走斗崖削壁中矣。無何而上小天門，羣峭截屏，卑相附，高相摩，四周無所不際，而左壑礧礧，受水蕩，皆作雲母綠玉色。山面缺泱，漭當其前。余狂叫曰：大奇，而會有以酒餉者，急行之。風蓬蓬來，搏杯，杯覆予掌。予灑酒酌之而行。更上爲小龍峪、大龍峪，以至十八盤，皆絕峽束之。磴齒齒倚空，兩峽口各有松數十株，翠相掩，里人名爲對松。自峪以上，松益老，他樹

殊不相敵蓋至此則玄雲宿霜孤寒不受春花矣盤
盡而天門見山一削鐵耳中劈而爲徑穿而爲門雖
曰人力然亦似天闢之以待遊者自門逶迤數里爲
元君祠祠甚壯與老親禮畢更衣于公署後爲玉女
洗頭池澄碧泓然斷石碑存李斯篆二行自是左折
而上曰嶽帝祠祠後石壁刻開元帝銘殊適美其旁
亦多雅刻且易主矣得數字於殘剝之餘剔磨而歛
噓者久之又上爲玉女寢宮更折而上則絕頂矣虛
其頂宜無所不見而乃構玉皇祠祠前石表長丈餘
云卽秦皇無字碑蓋莫知其如何走而四顧泰安城
當襟僅依結耳諸山揖拱無慮數千或如攢戟者如
覆敦者要皆能爲之趾而不能爲腓獨徂徠在前若
可憑其他間指一二秀特者問道士道士不能識悵
悵而下東至日觀峰峰後爲望海樓所謂秦觀周觀
吳觀皆在焉視余所由逕僅天絲掛杳藹間而澗中
樹石繡相錯若哀寶粟其灣環而動者汶水耶黃河
耶顧放目而之東南竟不得海影道士謂霧氣霾之
此或然耳又轉而至舍身崖一巨石驍然出余足能

垂石外二分而目不敢營視。偶從旁睨視崖底，無不
僂而據地者。稍西下而爲仙人橋，兩壁中斷石梁度
之，蓋所得波嶺澄複之奇最多。道士指所謂獨秀君
子蓮花諸峰，余但唯唯而望東天門，更陟絕道。士詫
余以爲絕勝南天門而無階梯，僅爲鼪鼯雉兔之窟
巢，良可惜也。遊眇良久，盡攸陽而歸。則月纖纖白矣。
予與周生拉道士造東嶽祠而止焉。月華星芒不知
其帶霧與否，但覺其近而親人，滿空界浮藍蕩白神
外淫不自持。且寒甚，膚粟則歸視老親寢已，而就道。

士宿焉，屋廣不踰丈，井竈半之，無已則縮足卧山空
多聞。又午夜爲士女上山，唄誦淫淫然，睫不交而漏
絕矣。急蹴周生披衣視天井，星匿不見，意甚惡業且
起矣。則杖策至日觀峰石，時嚙足齒冷相噓，而會逆
旅主人以酒炭遲我，余喜而三舉觴。良久暗中作微
紅，見上下雲盡黑，而中不接者徑寸，則甚幸之。俄而
紺，又俄而赤而紫，吐飲漸半天。施雲作霞爛熳，且覆
人面。諸山頭稍辨，如撮米化爲丹砂。極天際有金花
浮起者，三道士曰：此日抱海躍也。將出矣，俄遂出色。

如鎔金大如鉅日之下。覺有一抹漾漾白者。真似海。正跳笑而日已入雲隊中。金支翠旗。歛然收矣。不滿意而歸。復迂道登玉皇閣。與盡所未見。而道士鄙朴。每每對面而失之。從閣後望山之北。林霏葱蒨處。曰石屋。意必有奇。而老親以途遠。且不可輿。遂奉以歸。僅繞而西。視所謂丈人峰者。平平耳。遂下觀白雲洞。洞巉岩多竅。道士言。每陰天。雲從竅出。如線。頃而蒼荀滿山。四馳而縷結爲一。卽雨媒也。甚以不得見爲恨。余因謂周生。余與若晨好晴。而至此。且好雨矣。人

心之無厭如此。出別道士而下十八盤。盤磴直。與余者。又四人。莫可縱橫。則倒懸而下之。手足心盡汗出。目瞪瞪視人股。顧周生御兩人。蛇行如履平。甚樂之。請至山半而易焉。仰視則已失天門矣。甚懊恨。于是以目注之。山自山半。至快活三失天門者。屢而復得者。亦屢。每見卽跳竹車。下坐茅倚柳。徘徊騁望。以留之下。至水簾洞。穿流泉樹。越而東上。觀經石峪。峪爲石壇。方十餘畝。石膚瑩然。鑿八分。書金剛經。字徑尺。甚偉。雖強半爲水所蝕。然與其如前二碑。損于僮父。

之手無若受水春也。泉自上流來，號號鳴，萬侍郎就崖題曰水簾。又剗石壁而書其所作高山流水記，頗恰似。又下數里，而山之巔窮，凌漢，賽聳，額以捧山，如弗勝。而徂徠、蒿里、諸巒岫若列矣。自是歸而無眠，與食不言，泰山也。輿數程，輒下返而顧泰山者數數也。以爲得泰山矣。于嶧陽得泰山志，急披讀之，始知昨所遊者，里中兒女子祝釐故事，纔及堂皇已耳。山之曲房深榭，蓋十未得一，而吾所見金色日亦數，以後光景其得之，雞鳴時者絕不然。余于是而又爽然失也。雖然，亦可以雄生平觀矣。藉使假我半月陰翳，且屏盡而山之上，差有饘粥寢處以安老親，則亦不草草至此。又使我袖置泰山志，而吾友諸壯少年投杖超距，不避墟莽，披圖而搜之，其所見當多。而今皆失之意，吾其不良于遊耶？抑山靈秘其巧，不輕示人也。吾少好遊，所遊者爲姑蘇、武林、洞包、陽羨諸山之奇。遞相代而吾亦遞釋其舊。向者兩洞庭猶芥蒂吾胸中，而今又釋之矣。不知竟吾之生，可以代泰山者安在？始隨余目識之，以待後之繼予遊者。

登泰山記

西極文翔鳳

天地之宗伯曰泰山。一索而長男。是以稱宗。帝出乎震而終乎艮。泰山首之。微於閭終之。爲旋圜之代。是以稱岱。抑亦以代父母而理萬物者。與泰以道大巖巖乎瞻之矣。又以道安出雲爲雨。崇朝而徧天下。是以稱泰。五岳視三公者。臣於上帝者也。天地維父母。日月子之。而五岳臣之。與岳之。而仍系之。山如三公之。仍系卿也。泰山而東岳之。岳東是以表岱宗。猶

四官之宗伯春官。非槩司其一揆者。太青子十三齡登太華之絕巔。又二十六年遊嵩高之二室。又三年而以南秩宗入賀陟嶧山。如鄒謁孟里。如魯謁闕里。并孔林。遂以丁巳。率月之旁。鬼閱魯道。涉汶水。往觀於岱。汶上卽望見泰山。王太史衡所謂髣髴見有青於天者。泰山也。汶以北卽春秋所謂汶陽之田。宿東向館。有望嶽之詩。以方於杜陵之齊魯。青未了也。曰驅車就奉高。黛色垂齊魯。天地忽崢嶸。日月小祀主。吾將揖羲和。行行吟梁甫。飲馬汶水陽。飛眸曠六宇。

從此盡中國。抗手名山五祀主。謂成山主。日之萊主。月天下有名山八。中國得其五。五名山者。謂岱宗。太華。太室。首山。之萊。載生明。抵奉高。禮岱廟。有亭曰遙叅。登山者先於此遙禮。其舊曰艸叅。北地呂芹谷先生始更之曰遙。其詩云。易艸以遙名者也。廟有城。有堞。放五城十二樓之狀。微遜於仙掌之瑋麗。其栖岳之宇。則特鉅壯焉。在炳靈殿前者。漢栢。在延禧殿前者。唐槐。封之者。武皇。明皇。西偏有環宇。以鐫歷代名人之詩者。爲觴地。遂爲漢栢。唐槐之詩。瑤池玉幹眉。

王母者槐也。新甫銅根實闕宮者栢也。憐其殉世而用之。藏用那能甘殉世。不材難道始稱翁。善其材而藏用不必不材而後可全也。乾封禪典偕梁父。天寶庭陰表海東。嘉樹后皇親護手。作朋三壽大夫同。大夫謂秦松可稱三壽作朋者也。詰日出登封門。二三里至山麓。是爲艷都峪。俗稱冥府峪。南有觀。又二里至一天門。俗稱紅門。跨道爲飛雲閣。又曰梯雲。又五里至高老橋。橋前爲水簾洞。洞左爲巖巖亭。闕澗爲石經峪。弗皇詣蓋四里。至歇馬棚。又曰馬棚崖。有回仙墨跡。稍前爲回馬嶺。皆西北行。礪礪中澗出。其左砌石爲級。以陟。卽從者至紅門。亦籃輿行。郭索爲懈狀。無可馬者。以往漸剗削。又五里嬾姍上黃峴嶺。於是西東遞折。上下互引者三。計三里曰快活三。善足力之。屢休也。久之始壁立戍削。懸流飛墮。而秦岳之精神刻露。得危蹬躋之。爲御障坪。宋真宗駐蹕處也。蓋踰黃峴至此。凡五里有五大夫松一株。亭亭其間。於是爲五大夫之詩曰。一家天下車書同。我快秦皇虎視雄。用事介丘臨綠海。特官虬叟號蒼公。雨師汎

灑原清道。木長絲綸。本壽翁。虛壑槁槐。何足賦。龍門
琴摯斫蒼桐。此詩蓋翻案。五大夫。秦官名。第九爵。非
五株也。而唐之目爲五株者。誣。蓋或後人有舉五以
實之者。向來二。今存其一。入二天門。三里爲朝陽洞。
洞片石之竅者。其上有亭。名半山。此其得山之七。而
曰半。云上愈峻。可當下之半。猶行百里。半九十之說
也。此地則傲來在其右趾矣。羽人之欲乞錢者。往往
爲一間屋於絕崖之畔。如鳥巢。然若習靜者。垂引長
繩百尺於道。左之石而繫鈴於筐。惠之者鳴鈴。則其

中有人。循環引繩而上之。大可爲嬉具。調之者空引
手於筐而鳴之。則亦輒引上。其中寔一童子以誑客。
又五里爲小龍峪。又五里爲大龍峪。其狀盤挈如龍
而水瀉其中。故亦曰大小龍口。予舍輿步躡。兩兒則
輒踴躍前百武。又上。則爲環道十八盤。應劭氏漢官
儀曰。石壁窅窳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
爲白石。或如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後人
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又曰。盤道
屈曲。上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仰視天門。如從

登名山言
穴中視天窓，殆酷肖其削立矣。予相國慎行，所謂樹
四人以爲竿，而中貫一輿人趾在予背，上望天門，類
一隻矢栝在其端者，亦善狀久之。登南天門，一曰三
天門，是爲岳際，則平壤。又東北二里，至碧霞之宮，相
傳爲黃帝時遣七女，雲冠羽衣於岱岳之上，以迓西
崑真人，而玉女其一之有道術者，又漢明帝時石守
道妻，金名玉葉，十四歲而入黃花洞，修者亦曰玉女，
是以岳有玉女石像，而宋真宗東封，濬故玉女池，水
乃出，遂爲昭真宮祀之，而易玉像，予以爲皆誣，不經

可黜也。太白所謂玉女四五人，蓋託於仙，非實之，以
所祀者無已，則七十二家之，以祀后土者乎。岱岳爲
長男，就長男而祀媪神禮也，不然何以脛走四遠，遂
詩以辨之曰：坤靈一索爲生府，宜祀媪神向長男。王
母望柴追介受，至元資物本同覃。黃琮特冠青珪禮，
宗嶽偏留后帝驂。七十二家金冊遠，有熊玉女謬諧
談。然予不敢遂其說，恐益口實，人之尚巫者，於是北
上爲岳祠，祠後爲開元磨崖碑，字五寸許，八分書。泰
山銘也。右爲蘇頌東封朝覲頌，又上爲玉皇觀，一曰

登封臺卽古封禪壇所謂白雲起封中者也岳巔在宮垣中其所結撮處向冠之以宇而萬尚書恭始毀而出之於是山始得露其頭骨巔石博十一尺厚十四尺聳三尺而戴活石萬氏所謂上界之絕顛青帝之玄冠者也爲之詩曰古帝碧盧可陟臨丈人冠玉未橫簪泥丸袋外憑箕坐腦語青童亮有音碧盧者天皇首北顧見黃花洞在其陰幽險而冰不可造洞蓋一石鑿無他奇卽蓬玄太空洞天所自入者一曰三宮空洞之天所謂鬼神之府又曰神房阿閣臺前

爲秦皇無字碑或曰觀之石表或曰其內有金書玉簡是爲石函予謂石不踰二丈若果函也可仆而攷其本何必爲千古不決之疑乎爲之詩曰邈篆斯籀不敢銘天功地德待文星綵毫玉女濡烟獻月脇留題仰太青西南而邇爲孔子崖一曰孔登巖是小天下處爲之詩曰共到絕峰看日輪都稱五十二由旬能知天下如何小今古登山但一人兩兒進曰是遊也可謂登山又一人矣予曰孺子狂且又東南而遙爲秦觀吳觀周觀諸峰然無特立之岡巒可據於是

各系之詩。吳觀峰曰：陶令籃輿箇箇還。謝公屐齒不曾閑。峰頭自見吳門馬。更有何人上泰山。秦觀周觀二峰曰：秦觀虛無周觀明。西州望望片雲生。懸流天上黃河水。計日潘輿此地行。予秦人也。而太夫人西邁。計程當至周南。蓋以託陟岵陟屺之感。是夕宿使署五夜。東北陟日觀峰。是爲太平頂。有亭曰觀海。羽人具火。從峰東北。有望海石。倘卽所謂介丘在東巖者乎。觀北斗。感昔人泰山北斗之嘆。於是爲登泰山而仰北斗之詩。平旦建魁第一星。杓構龍角。應惟青

知春貞孟先回指。化玉流虹故效靈。齊主魯瞻當震出。府生車運叶中經。酒漿可挹將援手。日陸延予注。渤溟目陸者岳神名。久之明星上初見。下界有重星。蓋星之映海波者。久之失下星。則明星已入中華地界矣。此亦可謂怪異詭觀也。自來觀日者所未拈。特表之以詩。西飛太白如搏鳥。先過扶桑若木林。曲上弓箕諳月道。斜南車柄指天心。重瞳印海龍銜燭。巨曜垂空鏡映金。有間孤懸只一點。中華地岍想初臨。久之紅光漸駛。霞旗橫拖於天際。則亭壁并衣俱生。

光而山後尚黑霧漫漫也安所得奉高城乎又良久日乃自暗處生方如丘然其陟若艱難者久之乃上峯頭已白曉俯眎始得地蓋奉高初辨色乎而西望則尚漫漫也蓋日出有東西則關西之曉當徵後於大東矣邵伯溫氏曰天際已明其下尚暗初意日當自明處出又久之自大暗中湧出半至明處却半有光全至明處却全有光其下亦尚暗茲可謂模其景得骨者於是爲觀日出六絕句其一曰止向飛光注目精知他暗處一涯生橫霞界外天相撲地畔推輪

別現明說者見日從暗中出以爲出海予謂海外尚有大地以挺之其霞則光之先射天者地不能受光是以暗從暗處生者從地外生非海也其二曰乍作丹丘不善圓徘徊似待綵繩牽半輪欲上如中却想見初生太古前其三曰至人內觀大虛靈苦海翔陽挾地扁夜夜天公真景現將從教父悟黃庭其四曰雲腳平明不可關心花隔夜乍收還可知太白飛揚甚如出精神天地間其五曰一生晝夜共人間獨見天開不等閑信得絕峰偏夜短蓮花合有紀長年其

六日一月此間有四旬夜遊須燭反酸人故知上界
年華遠不受斗南日北巡山蓋高四十里是爲四千
丈周百六十里方各四十里所謂七十二峰蓋山之
支拖而橫出者其爲山際者數里而周耳於是縱觀
神州爲律體四其一曰二月東巡五瑞尊明堂三十
六靈閣春官號今天宗伯木正封疆帝太孫玄聖
垂睛杯巨海泰皇報始母元坤地遊不待鴻濛指直
掬飛光破浪翻其二曰太華爲旒天外削高高作鎮
地中盤並招諸弟遙拱手直縮齊州數彈丸玉女如

浮周鼎水天門正拂進賢冠人間昏曉長年割欲了
清光界未寬周鼎天門進賢者皆應岱星也其三曰
帝出東瞰九氣天東皇太一蒼龍躔欲朝太皞青陽
个須曳勾芒赤羽旃天上廣桑爲岳長海中岱嶠是
都仙日車按轡回標處靈府方徵罕比肩其四曰練
垂汶泗城盤帶展擲徂徠磴拂纓前踵後肩相蹈藉
低雲峻水互縱橫杖將龍吻蜿蜒陟堯作嶰筐郭索
行馬繫閫門姑撫止下山白髮想全生於是觀玉女
池山頂之有活水者惟大岳爲然此亦太華之玉井

乎。鄒嶧之萊之水止得之山半。小山則求之其足矣。爲之詩曰：倘無青漢浴星辰，安得種榆白似銀。北斗垂垂頻挹注，搖光昏建本東巡。又曰：天柱輓轡直上來，湧泉飛瀉華池開。提壺倒灌仙人頂，姘女乘龍日幾迴。遂觀北斗臺而去。丈人峰者在最西，詩曰：爾曹其奈學山何，誰愛出頭戴大羅。帝伯皇王推孔父，祖宗偏少子孫多。仙人石閭亦云：在山頂西巖西，又有月觀峰，可觀月於已入者，未克造，於是下自南天門，士女之以香火至者，日數千人，見兩兒無弗稱佛號。

者歸至半山亭，少坐，望徂徠山，懷太白竹溪六逸之遠，況其龜陰田，則太白之所舊栖也。爲一絕句曰：龜陰桃樹酒樓風，結客竹溪並跨虹。愛子門人托武謬，分明長句在山東。又下則闕澗入別峪，觀經石磐石，廣博數畝，可觴數百人，橫鋪地而水行其上，若無地者，特異有上下石，上石之唇壁數尺，枕下石，下石刻金剛經字，濶尺許，或以大學覆之，人行字跡上而水自上石之唇壁墮者，萬氏刻水簾二字，以承水可玩。側有高山流水之亭，亭畔片石之橫者，曰聽泉枕，此

寔爲泰山第一勝。而士女之賫香火者，弗知至是以獨潔幽。兩兒則爭美水，予坐臥磐石，亦起而爲兒嬉。又登上石窈，深入則更幽。有石可坐十人，而有白紋，爲蟾形者，自予始創見，奇之爲表玉蟾二字，因題之曰醉白臺。又有石作綠紋如龍唇形者，立水上，因題曰龍唇石。又一石有紋如歌叟，杖者酷肖，因題曰歌仙方題一歌字，而筆頭忽飛墮躍入水，水淺清跡之，百方無有也。蓋予特露此石之神骨，自混沌以來始有名字，故宜有此應，特更取筆作仙字，而各題一

詩。經石峪曰：瑟珠飛挂洗舟文，縹玉半鋪收翠滑。經枕憑將夢聖人，水簾正好浮明月。龍唇曰：噓作谷中雲，噀爲天下雨。經題便有靈想，可譯人語。歌仙曰：此老顛而醉，援歌以命之。玉溪生杖底動靜，乃相宜。玉蟾曰：應不如期爲搗霜文，申推墮練溪傍。終憐白兔無清伴，玉杵相將付桂堂。醉白臺曰：葛山高臥玉蟾翁，琴卽長松入快風。不借紫元頻問道，海瓊誰與醉秋空。畱連憺忘歸，薄暮乃去。抵奉高，以賀期迫，旋發出城西望蒿里山。蒿里者，世所謂泰山錄，竟鬼者也。

其下鬼仙洞幽而莫之敢探。曰入冥之竇。其北曰社首。弗皇觀。輿中爲嵩里之詩。以信田橫氏。曰自從伏劍海東澹。五百風雷作。帝臣薤露之章。殊可惋。果然田橫有門人。夜行四十里。被雨者二十里。至大陸館。凡詩三十一首。

文宗伯曰。泰山之陰爲齊。所謂海岱惟青。太公於斯表東海者。其陽爲魯。所謂濟河惟兗。又魯野稱徐。海岱及淮。惟徐。魯蓋兼兗。徐之半矣。魯直泰山南。百里而遙。故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則泰山魯主之故。汶陽之田。爲齊所侵者。夫子皆責而反之。愚旣觀魯鄒之槩。太息曰。非泰山奚而夫子。非東山亦奚以生孟子。嶧之抱鄒而環魯。寔泰山之右臂。茲所謂聖人之居與。又曰。鄒嶧瑰琦寔冠大東。如巨家園中。疊山狀岱岳。則崇高而博大。欲以瑰且琦者。求之不得。如帝王之一大堂陛。茲之謂岳也。卽以文章論。名家之筆。勝語巧構。世之所趨。而大家則雄挺而古峻。其氣骨之兼人。有不得以巧求者焉。茲大家之所覓。出不可匹。又宜俗客之不知好之也。今六朝之習。爭繡鞞。

悅力欲奪前進中原之幟。予登岳益寤天地之文章。發思古之幽情矣。又曰予登岱華得地勢焉。五行者天地之經緯。與絡以岳著。蓋太華北向。岱宗南向。予茲焉寤地絡自西北來。畢萃之太華。華北向。則金育水也。是以支馳爲太行。而直亘於東北。太恒據太行之間。水育而爲木。故遼天之微於閭。寔結而爲北海諸島。長山沙門鼉磯大竹諸島。海之過脉也。周職方蓋以遼與登萊間並爲幽州。寔一片地。成山之罟之萊大勞者。諸島之結而赴泰岳者。與木育而火故泰

山之右臂直下者。爲徂徠梁父龜蒙鳧嶧。無崛起其左者。遂轉而之彭城之雲龍九里。之淮而爲滁陽諸山之江。而爲金焦北固華攝諸山。以達於鍾陵。鍾陵者首西南向也。是赴衡者也。火育土。故衡雲之山。寔反顧而內向。以達於峴首太和之間。襄郟之背。則洛之上游。伏牛天息鳴臯之諸峰。又叢立矣。自汝海達於嵩土。又還育而爲金。是以嵩高。又結而爲少室。少室又結而爲伊闕諸山。以達於華。是五行一周也。先王首岱而稱代。就五岳既生之後。而命之。以北海爲

斷以道後天也。予特本五岳初生之前，俯以察地理。以崑崙爲宗，以道先天也。兩說蓋不病。五岳蓋地之五蘊，其氣脉有潛通者焉。又曰：凡都會之地，絡皆有陰陽焉。陽其門庭，陰其室奧。陽其七竅之發於面，陰其五蘊之結於腹。與關中則以太華終南之北爲陽，以渭爲津，而長安當之。豐鎬邠岐之間，其門庭乎。以太華終南之南爲陰，以漢爲津，而漢南當之。其幽奧處也。是以開函谷而通八鎮者，以圖王遯而之蜀者，必於漢之楚者，必於商也。險夷之辨也。中州則以嵩

高之北爲陽，以河洛爲津，自洛而達於汴，右跨河北者，皆其門庭也。嵩高之南爲陰，以汝潁爲津，自箕山以達於汝海，伊川之間，其幽奧處也。是以戰爭者於敖倉，隱逸者於箕潁，都會在洛陽，而別墅往往在陸渾也。山東則以泰山之南爲陽，以汶泗爲津，鄒魯其門庭也。以泰山之北爲陰，以濟漯爲津，自齊達於大東而稱齊東，登萊之間，三面阻海，其幽奧處也。是以魯尚禮樂，泰山之所抱，中和氣也。齊尚功利，泰山之所背，慎伎氣也。向背之辨也。是以鄒魯爲聖賢之鄉。

登萊爲神仙之窟。幽顯之別也。山東之南陽而北陰者。岱南面也。關中之北陽而南陰若相反者。華北面也。中州則以向太室爲陽。向少室爲陰。是爲中土之義。文象二曰。予旣登三岳。遂統敘其地勢。蓋朔五日。記於靈巖。

古博雄孤一論可補禹貢職方地負所未及

泰山記

山陰王思任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兒時問先生。遂結一碧痞。十二歲從盱江還驢上。見嶧山是矣。非是而痞乃痛。旣以姑孰令兩附輯圭。走兗道。僅宿春耳。終不我卽。去來鞅鞅。青未了也。丙辰之冬。岱入夢。意惡之。丁巳左官齊幕。開府李公酉卿。修年好。予還亟觴之。謂泰山色且落。子馬首。幸以所得來。而直指畢公。又申之以嘉命。今日無筭籌之愁。明日有順風之縱。少伯纔出。

石室得夷光而入洞庭也。景日俱賀矣。乃以六月念四日至博邑。寅鼓飯家力汰弱獎健。肩輿出登封。至紅門改腰筍看泰山。易與耳。吾家秦望兄弟也。兩記室朱儲言將母同至。一天門壑石鬱確歷斗母殿。高老橋折澗潺潺幽雌靡定。數里爲水簾洞晴捲不下。而意可會也。又數里爲馬柵厓言厓可屋馬也。又數里爲回馬嶺蹄至此不可使爲緣也。又數里爲黃峴嶺得名以色。此泰山轉伏轉起之膺也。微來一峯嘗向人前雄誕謂不讓泰山而至此羞澁稱婦子十步

一休五步一徊苦甚而得快活三。此三里人氣一鬆。謂之快活三也。對岸諸峯頰紋蒼黠披麻皴戟起數折而憇玉皇閣以爲至矣。舉首天絲杳杳猶然更衣亭也。兩記室曰黻頤泰山之高沈沈者秦望到那許隱殷響中見紅沫者二天門乎。且摩蛟龍石蜿蜒而游也。越數里飛瀑砰下高山流水子牙鼓于此乎。御帳厓宋蹕之以是秦人所蔽風雨也。何物墓傍松奄奄一息而猶忍大夫辱爲。又數里上朝陽洞登振衣亭望微來畏怯逡巡已甘。臣僕下所謂百丈崖大小

龍峪者盡夾壁天穿仙巢靈窟鐵結礮礮止許五丁
削一縫與人也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
畫重累人正其際耶自十八盤以上松益瘠瘦樹堅
黑苔繡或蒼或白路梯立終無橫人豈特不與膝共
頰兩相支而已距躍三百輿人不我戒級半回首幾
嚇廢而目與胆大佈蓬蓬獵獵者卽來破肉生平雪
三伏之仇亦一快事自三天門內逶迤數里如入小
村頂在股掌矣予意先謁青帝而道士第知有元君
考元君之始黃帝封岱遣七女雲冠羽衣迎崑崙真

人元君其一也而祠前載西牛國石氏之女得曹仙
指入天空山爲碧霞君則又不知何據金壁輪奐靈
爽赫然而嶽官之圯反有遺洩者豈嶽帝似土官而
元君爲置吏耶元君走四方如鶩歲投金錢數萬計
士女香燈丐啼唄誦雷吼谷搖有墮踏至死者而是
日僅來一二輩得饗淨游之福甚恬之日小午霧蒸
蒸起道士以爲頃刻海市則又甚虞公羊氏之說乃
飯罷天浣如碧得禮青帝宮右行而登玉皇殿後有
石壁廿丈明皇紀泰山銘字俱掌大八分古勁當是

泰山記
三
倣韓擇木筆有桃花泉題雨餘雲海傍卽蘇頌東風
頌而林焯以忠孝廉節劄蓋之焯家堂中物強以詔
泰山此豈可令乃祖林放見耶遇每一巖字面贅字
何處不可惡而共欲黥泰山爲亟去看無字碑丈許
滑玉若幕覆然絕非此山物不知何以鞭來祖龍欲
無字今儒欲有字蒲車菹稽幸不爲所坑耳焚書有
遠識哉乃上登封臺而泰山之極詣於此呼吸通帝
座矣下視茫茫野馬也網緼也月蠕引數灣或明或
動者淙耶泮耶汶水耶而猿蹲几下者又獼來耶如

鼠拱如龜伏者梁父長白諸山耶七十二君之所封
也孔顏之所語也曹謝李杜諸老之所羨詠也此也
望後嶂一圍其左肩更矗石黃蘗翠染突而成何當
吳閭石田輩來此肩一屏去以予所目萬雅飛至青
有三十餘層俱翼弱不前前日濟南華不注一乳粽
爾若此閣得付一炬吾當盤礴仰空以天爲紙濡墨
北海寫一大字此後投筆可矣而道士又爲予言黃
花洞幽絕也則從丈人峯取徑挾荒耐怪十五里不
聞鳥聲蛇行而得亭焉萬松枝閣望其下黑翠甃甃

泰山詩
洞卽天空山也。不甚廣迹。元君。拇指。飲其泉。兩腋。毛
冷。人言。泰山。松。泰山。實無松。但。稟石氣。多。隱壽。于此
者。勝爾。欲取。桃峪。尚遠。還經。回雁。峰下。股不。佞目。矣。
乃。少臥。署中。以日。之西。蒞。五花。岡。觀。周觀。酌。玉女。泉
冽。之。捫。李斯。篆。念。九字。昧死。請。凡。兩。出。秦。誥。何。粟。也。
然。非。天子。不。考。文。豈。得。人。誦。秦。山。哉。卽。李斯。一。畫。今
人。未。曾。夢。見。而。反。蕪。之。垣。尻。棘。首。時。官。學。不。師。古。矣。
左。行。而。下。爲。禮。斗。臺。魯。班。洞。搜。剔。無。異。而。白。雲。洞。凡
幾。訝。楊。侍。郎。書。雨。天。下。三。字。差。可。人。乃。上。月。觀。指。點

州城畝餘方幄而穹窿之嶽宇棋枰白杪而已道士
言某峰火焰某凌漢某神霄某寨天勝劉盆子俱返
照中影飾不大悉歸路暝矣沮寒入夜盡集暑具守
腹背猶不支起看簷頭萬星如斗欲滴又如目睛動
閉不等月去宮鴟尺五也相與蕪松走日觀過漢武
玉檢碑不見白雲封起但有奇鬼搏人久之黑中一
帶血融融然俄而苗踰兩時而盛人齒戰擊盡保亭
中已辨字而山半寂無雞喔視下方漆昧正人世寢
酣時也海氣不清煜煜金盪者有物黯之雲耶山耶

泰山記
不可知。亦無赤瓦可探。不如吾鄉越崢早望。反得跳
快。道士以爲非秋不見。則日觀此來。悞寒多許人矣。
呂叔簡之解不道學也。從望海石履仙人橋。窺捨身
崖。有大人先生以孝經作法律。巨書于石。死之人。愚
而挺勸之人。古而迂。年年無禁者。何似神道設教。見
夢於元君之易從乎。乃別嶽歸下南天門。一瞬頓不
知吾何以上輿。股溜甚。以予身蕩之。兩手據竿。僥倖
不振落耳。仍觀石經。峪盤似虎丘。大有流趣。乃元人
書佛經一派。活泉鋪過。而明人遂刻大學一章。以蔽

之苦極。此輩至山麓。日已踰午。不及看漢栢第。回仰
數十里。壁立萬仞。又靄靄雲氣中。也。生中國。或不能
見泰山。見泰山。或不能游。游矣。或不能盡。盡矣。或不
能兩日之內。毫無所蔽。無人而獨領。吾乃知嶽游有
夙疇。昔之夢非妖也。王思任曰。吾登月觀。日落如車
有日之觀。吾登日觀。月掛如船。有月之觀。雖不兩得。
亦未兩失也。秦觀入烏吳觀。無馬則斷斷兮矣。庶幾
周觀之東乎。泰山丑寅交代之地。是帝之所出震也。
萬物怒生于此。首建元氣磅礴。形卽壯焉。宜其父崑

崙而兄四嶽也。人身七尺，眼僅寸餘，所見者百里而域。泰山有丈目，即可以通萬里。乃其軀四千丈，當如何視。由旬耶。維天東柱，障大海，鎮中原。鍾賢聖，興雲物，潤兆民，府神鬼，變化無方，竒不在一泉一石間也。此不可以游賞，而可以觀善。觀者觀其氣而已矣。孔氏觀之曰：渾然。孟氏觀之曰：浩然。俯察厥理，各有所會。登泰山，孔氏意也。小天下，則孟氏意也。若予之意，止在泰山一片青也。今而後予之腹，其空洞矣乎。

王季重鍾伯敬兩先生之記，岱王安道袁中郎兩

先生之記，華雄深秀傑，即畫工如山，不能得也。

夫主之宣華賦將衣粉唱畫工收山不崩野也

岱記

竟陵鍾惺

登岱者必十八盤以上而後為岱也然世所為岱者聚焉予以萬曆丙辰九月二十九日丁酉自臨清釋舟四日至岱登之凡二日為十月之壬寅癸卯其自盤以下落落散處者今漫然以為岱之路然而莫非岱也予升降其間者亦二日為辛丑甲辰所與偕來者歛吳康虞惟明暨其孫勗念閩林茂之古度與惺而四也先一日庚子去泰安州二十里者而望諸山

之蔽岱右者以爲岱度橫至不十里行二十里而後
爲州出登封門爲岱之足以四人腰輿背徂徠汶水
並澗上澗周於左壁不周於澗者盡五里至一天門
意爲岱岱猶未也又三十里而後爲世所登之岱焉
惘然悟所望之山十里可至者徼來也非岱也由石
經峪至水簾洞予亦漫然過焉以爲岱之路而已俟
其反而覆之然徼來自此以往時與岱一時與岱二
人各以其所至所見一之二之而又一之實俊物也
過此則歇馬崖然未至崖亦誰能馬者稍上飾其磴

磴窮而閣者以祠玉皇登之面徂徠焉降自閣以嶺
名傍見徼來而能曲且遠者曰黃峴降而至此始知
之升者未之詳也從嶺上未至小天門然計其端與
嶺略相亞乃更數上下復凹其中而平者快活三也
又上乃得小天門秦五大夫松在焉具官而已至朝
陽洞岱過半矣亭於洞上登焉望其上亭者爲觀石
而欄者爲崖梁者爲橋而不敢以爲何觀何崖何橋
也至此反能松松加於泉石承之鴈次相得坐而臨
聽如不欲上計水所以簾而石經峪之石不能盡有

其經者皆此物也太要自一天門至此直以爲岱之路而不必留卽不敢直以爲岱之路待其反而留焉者皆過而去之餘則留留不必久留而久又若欲待其反者獨此耳不知十八盤以上之松之泉視此何若也又上出大小龍峪爲盤之始斗上度可四三里念輿差逸而聽於人且神懼焉與形勞正等勿寧步而聽於已乃以其身與童與杖并而步前其杖則步追之步前杖亦追之身所不能得於步則視童與杖步所不能得於童與杖仍視輿輿始四人去其半橫

行如蠅已射而代則旋如螺自成思理如是者更端乃爲盤之終曰三天門則世所爲岱之始也數上爲碧霞宮禮元君焉憇於署俯五花崖花不必五而能花徂徠北面益莊徼來待焉向能於數十里外蔽岱使不見今反頰力不能自蔽然其鱗爪面面岱亦無以禁之依夕觀日落反景萬光光中陵谷一氣煥爛之極乃見混沌異哉語具登岱詩玉女池李斯碑皆並署左右暮不及觀明日由署東上出其後爲東嶽廟摩崖銘在焉唐天寶十四年御製并書書作隸字

專數寸闊，然而光留不欲去，而其傍有蘓頌書頌俗
子以四大字奪之，恚不欲觀去，循玉皇頂岱所止也。
念日觀峰去此近，待其反而宿焉，以候日出。至孔子
崖西折，並壁下則西天門岱之爲天門者三。西天門
者石自門焉，真天門也。呼茂之題石有風定烟歸日
恬心霽二語，門可出壑，其下萬筍怒生，疊起最外。子
自題云立石如扉，下視楂枒，忽憶白帝城望江中滯
頭浪時也。計其處當在十八盤下，可直龍峪，越觀峯
隔之耳。釋其峯不登，反而登玉皇頂，有石焉，高廣不

數尺，然終以此字冠岱。稍下則無字碑，碑無字，作無
字碑詩。從其後俯黃華洞，所謂後石屋者也。松戎戎
巖上欲往，計其遂廣，可專一日，遂不往宿焉。風甚而
月作宿頂，候日出時，夜分童報氣興於東，非夜氣也。
以爲日，急往登峯，萬光而碧，其下星不能光，光不能
盡如夜而猶不失爲星光，趨盛又以爲日，此而日焉。
是日於夜也，久之有赤而圓，其端從碧中起者，日也。
脫於碧者，半天海所交水風，窘之反，不能圓，赤盡而
白。白斯定，定斯圓，圓斯日矣。則下界日出時也。大要

信言
光下屬碧落日亦然。而落者暢出者艱。落之前萬象混出之後萬象分。此其候也。反於暑作觀日歌。乃觀李斯碑得二十九字。世恨其殘。而予猶疑其整。玉女池石甃之肅焉。冲照稍憇定。黃華洞計則循所由至。頂者得仙人橋。壁不屬者丈許。三石九鉤連而橋焉。橋傍石如砥坐而望。汶泮居徂徠間者。厥勢殆交茂之。榜雙流翼注四字於石。過舍身崖視橋加危焉。欄之其一。礪石有類人爲讀。宋政和間題名。再經日觀。欲題海日生殘夜五字於石。不果。至玉皇頂不入北。

折其後磴棧者數里。黃華路也。皆從上下矣。石壁百仞。松腋之左左而半上爲八仙洞。不及登對而壁者有若廟若寢若垣若林者焉。數折視之皆石也。茂之寄題曰。笋城中闕爲壑。石萬其峯錯以松。松聚則濤不以風也。其中烟霏所蕩層巒聽之偃仰牽拂不能自止。飛流自日觀下者望齊冰雪。大要泉被於崖。日被於泉。松被於日。風被於松。仰日觀諸峯如向坐朝陽洞時也。度其處又當爲岱之半降。觀如壑可直岱足。如水簾石經何然亦無所得。徑壑窮亭之聲光相

亂水木莫敢任。自亭入弘整可。屋屋之屋後爲壁洞。在壁下泉出焉。淵而不流。竟日乃出。擇石題之曰岱。不無松。松至此始濤焉。泉壑映蔚。竒爲幽豁。題訖。反仍作黃華洞。詩。泂徑而半仰。入仙洞。欲登焉。日入矣。子與康虞中。反以茂之。往得所謂峯如脊者。蜿蜒屬之。傲來而傲來。從此以之。岱所頂。皆拱中。其聲趾趾。至孔子崖。而徑合爲予。誦之。宿於署。明日登越觀峯。見西天門而下。至十八盤。得一意。面徂徠矣。悚然。內省不敢盡以爲岱之路也。循二龍峪。至朝陽洞。覆所

謂松與泉者。童指其上亭者。曰日觀石而欄者。曰舍身崖。梁者曰仙人橋。予聽之。始不惑。計其處。半岱宜與黃華洞諸處直。若胸背。然向所念十八盤以上之松之泉。視此何若者。當以黃華洞松泉實之。然不可謂十八盤以上物也。過此無不壁者。壁闕爲澗。折而壁復焉。則澗在壁外。至黃峴嶺。徑益折。徃徃以下。所視之徑。爲澗。所謂曲且遠。降而至此。始知之者也。而所見傲來。視登嶺時。一之二之。又自爲一傲來矣。稍下。覆所謂水簾者。泉扼於石。冬。嗇之。劣得不絕。爲聯

句題石曰晴雨所覆。白雲之上。冬愛其原。厥流斯養。石穹其中。俟時而響。岱寔爲之。勸登弘獎。題畢而下。複其徑。得石經峪焉。石經者。鐫漢隸金剛經於石。字如斗。隨石所之。經盡而止。石仰負天頂。踵於泉泉。枕履之便。其腹以受經。坐立無所。書成而其人。不著念作者。血誠禮之月矣。歸而爲頌。計四日而卒。岱事焉。在十八盤以上者。專壬寅癸卯二日。盤以下升降者。首尾於辛丑甲辰。而升則分辛丑之夕。以禮碧霞觀。五花益登。岱始事。降則分甲辰之朝。以登越觀。益登。

岱終事。鍾子曰。予舍舟而岱。登日觀峯。岱止矣。能使人意若未至。岱者。歸循泮汶所注濟水受之意。已無。岱察其原。皆出岱。厚其力以達於漕。漕告緩急焉。負舟之水。皆岱所界。是身已入舟。而岱猶未已也。嗚呼。岱哉。

予登岱於山。不敢言吳門周越也。斷自徂徠諸峯乎。於水不敢言海也。斷自汶泮泗濟乎。於典禮不敢言羲黃也。斷自虞狩乎。於石不敢言李斯也。斷自摩崖石經乎。遠而疑。勿寧近而信。

無字碑秦所以疑萬世也。後人師其智，移而之冢。冢不可見矣，疑之以所不見者，淺疑之；以所見者，深也。予作無字碑詩曰：民不可使知，亟亟全其愚。噫！譎而勞哉。

帝王文前代鮮佳者明。高皇帝征蠻，告泰山文畧云：但欲瘴癘之方，化烟嵐爲清涼之氣。又云：予未敢輕告上帝，惟神鑒之爲予轉達。又云：萬與神靈轉達上帝，賜清涼之氣，以消烟嵐。御製岱山高文畧云：影照東海，巍然而柱天。又云：冬則寒氣

時出崖壑，雜然而有聲。百川林藪，森然而如雷。又云：俄而風生，萬壑雲起，諸巒隱隱，雷動百川，倏忽電掣，萬里長虹。此岱山之神至也。又云：其蒼松也，始天地而生，倚丹崖而長。又云：蓋由太古之日月，以至於今，蒼松掃丹崖而莓苔不秀，丹崖映蒼松而五色文輝，猿啼雲樹之杪，鶴並日觀之東，雕鵠盤旋乎深谷，雖扶搖不可得昇峯。大哉！王言高厚，古直自不必論。其造語森秀，思路崎嶇，出其餘以作遊記，夫豈文士所敢望。

應劭漢官儀非記也。然而人不能爲記矣。今其語爲人所稱引者，姑置之。如云石壁宵昧，如無道徑，遠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如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又云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脣焦五六步，一休蹠蹠然，遽頓地，不避燥濕，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其心目之靈，手口傳盡，且讀且思，爲之絕倒，可爲至靜至慧人，道也。

碑者山川之眼也。碑不易佳，佳者尤不易古。今泰山自李斯碑後，有古於摩崖銘石經者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告守者審定佳惡，自當別論。至其古不古，一覆其時代而得之。初無難事。請從元宋以前，雖不以爲佳，亦念其年壽而保存之。如蘇頌書頌，奪於林煒四大字。然當去其字，仍大署石云：此林煒毀蘇許公碑頌處。明正其刑，以告愚忍者。後有所犯，按所壞碑之久，近爲其刑之差，可也。摩崖銘銘因乎崖，石經經因乎石。崖與石之奇，奇於不碑也。予之奇夫經也，何以過於銘銘？豎而經

仰崖與石爲之也。豎斯壁。壁非碑而疑於碑。疑於碑斯恒矣。然猶賢於碑也。仰則地耳。地而經。烏得不奇。碑不如壁。壁不如地。書之恒奇。不於書而於崖。與石事有不可以理求者。至理存焉。遊何以不及西天門後石屋也。人人而言登岱也。西天門下矣。石屋又下矣。烏乎登。登非不下。下者十八盤耳。下西天門。下石屋。不成其爲下。下而又上。而又下。是其爲下上者。二而無與於登岱之數也。有事於岱者。一上下之爲多。而二乎哉。

嶽宮有石刻十六字。蓋萬曆辛丑歲。洛人李士登筆其文云。登岱顛兮。色光莫紀。想太初兮。山生之始。高深簡遠。似漢人詩。今人作岱遊。不知豫儲幾千言。以往而十六字外。不肯益一字。吾最畏服。其立想之孤。而自作岱記。未免至二千餘言。詩若干首。內省媿之。歸檢仕籍。君爲河南洛陽人。舉萬曆庚辰進士官。至大叅生嘉靖癸丑。長予二十餘歲。耳予不遊岱。遂不知世有李公。吁。詩文寧少而不見知於人。勿多而不自慊於已。世固猶有人哉。

